

一、

《論語》〈先進篇〉：

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《三國志·魏書》〈文帝紀〉：

初，帝好文學，以著述為務，自所勒成垂百篇。又使諸儒撰集經傳，隨類相從，凡千餘篇，號曰《皇覽》。

《梁書》〈文學傳〉：

昔司馬遷、班固書，並為〈司馬相如傳〉，相如不預漢廷大事，蓋取其文章尤著也。固又為〈賈鄒枚路傳〉，亦取其能文傳焉。范氏《後漢書》有〈文苑傳〉，所載之人，其詳已甚。然經禮樂而緯國家，通古今而述美惡，非文莫可也…高祖聰明文思，光宅區宇，旁求儒雅，詔采異人，文章之盛，煥乎俱集。每所御幸，輒命羣臣賦詩，其文善者，賜以金帛，詣闕庭而獻賦頌者，或引見焉。其在位者，則沈約、江淹、任昉，並以文采，妙絕當時…約、淹、昉、僧孺，率別以功跡論。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，至太清中人，為〈文學傳〉云。（按：〈文學傳〉著錄之首位人名為到沆）

根據以上引文，說明「文學」一詞於三篇文獻中的內涵與意義，並闡釋古人對「文學」的理解，與今人認知的異同之處。（50分）

二、

陳世驥先生曾寄給金庸先生一封信（1966年4月22日），信中提到：

（《天龍八部》）書中的人物情節，可謂無人不冤，有情皆孽，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；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域，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，要供出這樣一個可憐芸芸眾生的世界，如何能不教結構鬆散？這樣的人物情節和世界，背後籠罩著佛法的無邊大超脫，時而透露出來。而在每逢動人處，我們會感到希臘悲劇理論中所謂恐怖與憐憫，再說句更陳腐的話，所謂「離奇與鬆散」，大概可叫做「形式與內容的統一」罷。

請就中國文學中的某些文體特色或具體作品（不必侷限於武俠小說），詮釋陳世驥「離奇與鬆散」的論點，並以域外文學或藝術作品（不必侷限於歐美文學）舉例說明其間的差異性或相似處。（50分）

試題隨卷繳回